

烟火深处有山河

——《乌兰图嘎》的味觉与记忆

●冯永平

内蒙古籍作家吕阳明的小说获得人民文学奖,名字却不大张扬,叫《乌兰图嘎》——蒙古语意为“红旗”。故事就落在这面“红旗”下,呼伦贝尔边境上一家蒙餐馆里。餐馆老板“我”,精明,也带点小市侩,善良吧,可又挺粗鄙。离了婚,有个情人,能跟伙计动手打架,也能为陌生人的故事哭得山河失色。这么个开头,不像要唱什么高调,可读下去你才知道,烟火深处,真有山河。

餐馆作为背景

小说最见功力的,是这家餐馆的活法儿。

它可不是个死板的布景板。这屋子有呼吸,有记忆,人来人往,全是关系。早上熬奶茶的雾气,晌午手把肉勾人的浓香,日头落了,套马杆酒倒进粗瓷碗,那“咕咚”一声响……这些细碎的感受,让你不是“看”个故事,而是整个人被拽了进去,被气味、声音、热气裹着,脑子还没转,身子就先暖了。在这里,你几乎能闻见那锅内 在灶上咕嘟的味儿,能看见窗玻璃上蒙着的那层奶白色水汽——好的小说就是这样,不动声色地把你摁在它的世界里。

草原上的人,把“吃”看得重。不是说吃得多金贵,这是顿饭跟谁吃,怎么个吃法,里头有人情、有规矩、有讲不完的故事。所以阿木煮肉,萨仁熬茶,“我”迎来送往,这家蒙餐馆,说白了,就是乌珠小镇的“公共客厅”。信息在这儿串,关系在这儿织,几十年的老事儿也在这儿慢慢往下沉。老妇人从沿海城市来,女儿从远方来,她们压在心底的话,都搁在了这油烟和奶香里。餐馆自己呢,也有一身时代痕迹:从物资紧巴到旅游火了,从土路到自驾车队满街跑——一家小馆子的起落,藏着的是一部边境地区的微观经济史,也是40多年来普通人过日子方式的翻篇儿。

更难得的是,这个空间里还有各种真实的磕碰。“我”跟阿木、萨仁、哈斯巴根,有雇佣、有交情,也有翻脸的时候。哈斯巴根酒后打女友,“我”抄起酒瓶子就砸过去,反被他一句“你不是也打老婆吗”噎得半死。这一笔又狠又辣,不藏着掖着,可人物就这么站住了,空间也活起来了。没这点粗粝,后面那些温情就容易飘。这家小馆子不是乌托邦,它就是咱们日常过日子的那个样子——有算计也有仗义,有翻脸也有不好意思。正是这种泥沙俱下的真实,让后面那些“高大上”的情感有了落脚的地儿。

两条线,两种时间

老妇人寻初恋,女儿祭英烈,两条线并着走,但不是简单的对照。

老妇人的“寻”是往回走。她心里那个阿木尔——那个为她“挡子弹”的蒙古族青年——早被时光泡模糊了。可当她对着眼前口吃的阿木,一口咬定“你肯定是叫阿木尔”时,这种“误认”比什么“认出”都更动人、也更戳人。她要找的,早不是具体哪个人,而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,一种再也捞不起来的纯粹劲儿。人到老了,记忆会骗人,可情感不会。作家没有嘲讽这股子执念,也没硬往崇高上拔,就让她在岁月里自个儿待着,像一杯搁了多年的老酒,入口涩,过后甘。

女儿那条线,更冷。她的恋人李军,边防战士,为救战友栽进了零下40摄氏度的冰窟窿。打那以后,女儿落下心病,三伏天也得裹着羊绒衫,“像具死尸”。这“冷”是身上的,更是心里的——那巨大的创伤没好好哭出来,就凝成了谁也捂不热的水疙瘩。直到她看见李军的诗稿《冷的边关热的血》,“整个人慢慢地热了起来”。最后,她换上一身白裙子,登上巡逻艇,在界河上给自己补了一场迟到的“婚礼”。

“冷”与“热”的转化,吕阳明写得极省劲儿。没大哭大闹,没豪言壮语,就靠身体自个儿的节奏:从僵着,到软了,到敞开。这种写法,比任何抒情都有劲儿。界河在这儿也有了意思:它划开国界,却连着生死;它冰凉地流着,却托住了最烫的情意。

两条线在“我”这儿碰上了头。“我”的转变,是小说最见心思的地方。这个开头算计、自私,油了吧唧的小老板,硬是被母女俩的故事一点一点撬动了。最后那一场号啕,哭的是别人,也是自己;哭的是那些陈年旧事,也是眼前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日子。小人物的善良,往往不在平时表态,而是在某个说不清楚的瞬间,突然决了堤。这种被动里的主动、卑微里的那一点高,比什么英雄叙事都更接近咱们真实的人性。

语言的减法

小说中的语言,走的是“减法”路线。

写草原,不堆词儿;写心理,不搞大段独白;写历史,不端宏大叙事的架子。对话尤其好,各人说各人的话,话里藏着身份、藏着心机。老妇人的絮叨,女儿沉默底下的那股子劲儿,“我”叙述里偶尔冒出来的自嘲和反讽——搅在一起,像几把不同的乐器在那儿一块儿响。

“质朴”这两字,弄不好就跟“粗糙”混了。但细读会发现,这“平白”是设计过的——节奏怎么喘气,留白留多少,都有讲究。比如“髓内针”接羊胸口那个段子:用兽医的法子拿来对付锅里煮的肉,错位得幽默,却透着民间的机灵劲儿,也透着边疆过日子特有的逻辑——专业的边儿在这儿是模糊的,活下来的智慧是大家伙儿通用的。这种“错位”在小说里不止一处:老板用打架解决纠纷,阿木用唱蒙古语歌的办法在蒙餐馆混饭吃。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你:在这片土地上,规矩是活的,生存是硬的,能接上茬儿的办法就是好办法。

更值得说的是格调。知青题材不好写,很容易滑向两头:要么往死里写苦,要么喊“青春无悔”。吕阳明不站队,他写人的复杂——有理想,也有算计;有牺牲,也有自私;有跨民族的深交,也有身份认同那点说不清的暧昧。阿木死辮着说祖宗八代都是汉族,老妇人却认定他“肯定是叫阿木尔”,这中间的缝隙,正是人最真实的那点儿拧巴。不美化,不丑化,不卑不亢——这是文学该有的态度,也是评论最不好拿捏的尺度。读到那儿你会笑,笑着笑着又觉得心酸:一个汉族小伙子,长着一张蒙古族人的脸,唱着一首蒙古族的歌,在一个叫“乌兰图嘎”的蒙餐馆里当厨师,这不就是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模样吗?分不清,也就不必硬分。这份松弛,比任何口号都更有说服力。

小里藏大,柔里带刚

《乌兰图嘎》拿奖,笔者认为,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由头:这些年文学界地域标签满天飞,“新东北”“新南方”各喊各的,边疆反倒成了不出声的地带。真正的边疆生活——它的烟火、它的矛盾、它在现代里的阵痛,很少有人认真写。

吕阳明的突破,在于他把边疆从“被看”的位置上拽了出来。边境小镇,是开放的节点;边疆居民,是有自己主意、自己能折腾的创造者。“我”在市场里周旋,阿木在蒙古族身份之间来回切换,萨仁在日常里闷声较着劲——这些“非英雄”的活法,恰恰是边疆最真实的样子。小镇上的人,谁不是这样?开旅馆的小凤,一边跟老板暧昧一边清醒地拒绝结婚;送肉的哈斯巴根,喝完酒打人,打完人又哭着道歉——这些小人物,没有一个被写成“符号”,他们就是他们自己,带着一身的毛病和光亮。

心暖千重岭 情系万家灯

——叙事长诗《盘羊之载》的万物风华

●温智慧

恩克哈达的叙事长诗《盘羊之载》带着读者的期待,得以汉语译作面世,一路走来有诸多共情,可谓:来路迢迢终有境,功夫到处是花开。

恩克哈达于2011年初春的一个雨夜,开启了这部长诗的母语创作之旅,那夜温暖的梦让他内心的旷野急骤发生,这篇1500余行的叙事长诗带着他被春雨润染的心跳,呱呱坠地,迎着早春的朝阳,给无际的草原平添一抹清新的诗绿,草原万物沐风而歌,一派盎然。2013年蒙古出版的《盘羊之载》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,并入选首批“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”项目。

用恩克哈达自己的谦词讲,蒙古语版《盘羊之载》在体量上单薄了一些,这样的表述是文学的应有之义,是作家的应有之责,是诗人的应当之态,他没有盲目放大自己的诗歌成绩,而是以这种谦逊的姿态,本体的认知,回应了未来诗歌的长路漫漫,风雨彩虹。这不仅只是保有对诗歌的真诚,更是一位诗人“其修远兮”的整装再出发,是为事为诗的格局开阔。

当时,他的文学老师策·朝鲁给予算得上压轴之作的评价,我以为这个评价有相惜的赞美,更有助力的发轫,相对他之前的诗作,无疑是肯定,而对他未来诗歌的创作,则是师徒之间惺惺相惜的精神助力。果真,接下来,就是恩克哈达诗歌创作的厚积薄发,所形成的一种诗歌现象。

作为优秀诗人和作家的恩克哈达,他深知只有翻译成大家都能识认的语言文字,才能达到共同的美学借鉴。

笔者与恩克哈达探究《盘羊之载》这个题目的时候,他很激动,电话里能听到他胸腔那种激动的鼓涌,他说“载”既是一种内力,也是一种“外力”;既是一种“承载”,又是一种“使命”;既是一种“向度”,还是一种“奔赴”……是生态的,是守护的、是童话的、是家园的……

恩克哈达给我的是电子版汉语译作,译者是颇有影响的青年翻译家、双语作家、诗人、编席席·照日格图。长诗创作特点规划了《盘羊之载》通篇的逻辑,以及文本的整体性,构建叙事的稳定结构,长叙事诗的核心特点是以诗歌形式完整叙述一个故事,兼具诗歌的文学性与叙事文学的情节性。

《盘羊之载》以拟人式修辞手法,把盘羊设定为主要角色,以它和众生物的所见、所想、所经历、所遇见清晰的故事线索,阐释万物与人类的关系,乃至与自然的联系。诗体故事完整,内容丰富,细节翔实。在保持诗歌韵律、节奏等文学美感的同时,简洁明了的语言风格,推动故事情节发展,交代故事要素。客观反映快速发展带来的生命群像集体的忧虑和悲伤,阐明人类亟待保护环境的生态观照和情感倾向,引起读者共鸣。

恩克哈达生于草原,长于牧区与小动物和花草为伴,不说是长相厮守,也有过耳鬓厮磨,他深谙它们的习性,更懂得它们的欢乐与悲伤,亲眼见证变迁,与事物感同身受,设身处地去体恤关心,正是《盘羊之载》创作的源头活水,不突兀,不突然,是平和地进入。

《盘羊之载》这部诗作的结构是这样,序言——在毡房中,其一到其九分辑,依次为:在山林中、在城里、在月下、在草原上、于承载中、在迁徙中、在卵中、在岩画里、非跋之语——在墓地。到了这里,亲爱的读者是否有洞察的落点?是否有推测的端倪?是否有阅读期待的?

从诗作的分辑上,读到万物物理存在的方位,生命法则运动的向度;读到万物生存的有机秩序,生命存续的严谨法则;读到万物繁衍的不懈抗争,生命尊严的端正认识。最为可贵的是诗歌理念中万物共荣共生的全情思考,世界属于万物,万物归于世界的生命生态逻辑。

读这部长诗,读到诗人内心为万物歌

唱的情致,为万物书写的情怀,为万物相知的情感。

在诗中,盘羊肩负诗歌叙事的生态使命,与盘羊一同出场的有蚂蚁、蜘蛛、蝴蝶、鼯鼠、蜻蜓……当然也有众兽、有众鸟、有众昆虫、有众花、有众草、有众树……有世相万千,有大千世界的众元素。

文学也好,科技也罢,总有一个最为恰当的时刻,成为它们的嫁衣,虽然历经千回百转,但那个时刻就是面向大海等到的春暖花开。

正如《盘羊之载》历经数十年的运行,当汉语译本摆在恩克哈达的案头,他并没有被喜悦冲昏头脑,而是为了心中的“完美”而求教。恩克哈达如释重负地欣慰,是与广大读者一样静候散发着墨香的《盘羊之载》翩然而至,那是一个高光时刻,必有雷鸣般的掌声如约而至。

《盘羊之载》是一部耐读的长诗,需要静心来读,方能读出诗体的气韵,意象乃至哲思的荡气回肠。诗中有郁结、苦恼、不甘……有希望、祈盼、远望……有矛盾、有方法。有两种语言转换痕迹下的思辨,和文本达成诗境下的妥协,最后呈现文本最为惬意的风景和风情的完美在线。诗歌的审美与美学契合成端庄俏丽的诗集,成为读者和书架上的一抹光影。

诗中有这样的段落和句式:

……乐章,其韵翠绿……画卷,其色灿绿……爱情,其清火绿……未来,其翼碧绿……光明,其耀叠绿……佳期之约,其恋澈绿……

……无法超越,草之绿色的,是地色……无法超越,己之绿色的,是世色……总会贪恋,他乡之绿色的,是人色……

……没有可眺望的故乡/也没有母亲的疼爱/没有可重来的命运/也没有可醒来的早晨……

……在洁白无垠的雪原上/踏向远方是盘羊的印迹/在蔚蓝深深的天空下/向此飞来的是鸟儿的轨迹/在这鸟影与兽踪/交

错的金色分割线上/我把撕心裂肺听来的传说/与梦/如此安葬……

这样的句式,是悲悯的、是抗争的、是仁爱的,是呐喊的、是拯救的,是对光明的追寻与对宁静的固守。

这是一首生态文明的序曲,是一部纯情童话,是一抹浓浓的乡愁……

在现代生态文明的实践中,这部长诗无疑是一曲万物同舟共济美好家园的礼赞,有着文学思考下的诗歌魅力与功能。

盘羊的奔途正是人们正向意义的价值取舍。《盘羊之载》写的是记忆,写的是唤醒,写的是万物共生的希冀,写的是良善向好的存续,写的是时空人间永远的明媚与永恒的欢唱,蕴含对生命、自然与生活的思考。

与天空对话,不问风雨;与四季对话,不问春秋;与诗歌对话,不问灵感;与万物对话,不问来路。诗人仰望苍穹,回望四野,探寻当下与未来的平行,叩问来路与归途的相交。《盘羊之载》无疑是生态文学宏大篇章建构中的文学献礼。

在上文中,只谈《盘羊之载》的缘起和意蕴,鲜有谈及诗人因诗的文学身份以及文艺社团的职务,那样怕是被读者误会,产生诗因人贵的感觉错位。殊不知,恩克哈达的诗歌功夫,是他诗歌成就的基石,是他艺术身份和社团职务的开山证书。因诗而事,是他一路走来挥汗四野,花香满路的真实写照。

其实,他是一个近似纯粹的人,一个为诗而歌的歌者,他如他的诗一样鲜明,深刻,是一个把诗歌素材即刻整饬成诗歌建筑的工程师。

盘羊载着欢腾向太阳的方向,归去来兮!

想起,恩克哈达在那样缠绵的春夜,那样浩荡的春风,那样温软的梦境里,梦见心暖千重岭,情系万家灯,会而饮,饮而吟,吟而咏,咏而诗,诗而歌,歌而长情再长诗!果真美好又美妙!



今年1月,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古韵悠扬:青城梨园撷英》一书。这本书的作者赵继性先生托人送给我一本,我见书后急忙翻阅,很是激动,因为我觉得呼和浩特早就该有这么一本书了,而今它终于面世了。作者我不认识,看了他的简介才知道,赵继性先生已经八十五岁,祖籍山西忻州,1941年生于归绥市(今呼和浩特)。从1979年起,他就专注于纪实文学创作,创作经历入选《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》。

《古韵悠扬:青城梨园撷英》读后

●李悦

读了这本书,深感作者赵继性先生劳苦功高,他的这一力作让历史铭记了青城戏曲艺术,弘扬了本土文化。他收集的素材非常丰富,第一辑就从清朝光绪年间青城的北路梆子写起。第二辑紧接着叙述了民国年间晋剧和北路梆子的青城名角。第三辑描绘了青城梨园十大演员,第四辑写的是二人台的起源及其名角,第五辑介绍青城歌剧十大演员。五辑共写四十多万字,青城一部戏剧史跃然纸上,成为戏曲经典著作之一。

赵继性先生出于对本土戏剧的责任感,长期以来搜集、整理了大量的素材,这些素材不是凭记忆或传说而来,而是以史料为根据。这些史料来自历史文化著作、文件、记录、档案以及他本人亲历、亲见、亲闻。写作过程中他不但事事言之有据,且遇有不同资料,还要反复核实、查证,最终用其“确”者。书中从不用“大概”“可能”“也许”之类的说法。对于资料不确定的,宁可不用。这种唯事实立言的品格、求真的学风、严肃不苟的文风,很值得学习。为此,赵继性先生撰写的这本书,既为读者提供了本土戏剧整体式的画面,也为专业学者提供了研究线索。

这本四十多万字的书,内容丰富,全面反映了青城戏剧演艺的历史。书中主要描绘了青城梨园戏剧表演艺术家51位。同时还涉及青城梨园界人物532位。作者赵继性先生因原稿写出56位戏剧表演艺术家,成书时缺少5位,就又在本书出版后自费印刷《青城梨园撷英补遗册》。在册中又把那5位艺术家补齐,并且还印出了一百多张照片。可见赵先生多么认真!他在介绍这56位戏剧表演艺术家时,先讲些他们生动有趣的故事,让艺术家的形象跃然纸上,感人至深。然后赵先生再用专业眼光对艺术家进行评价。例如他在写晋剧十大艺术家之一的康翠玲时,先讲述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康翠玲的几个感人至深的故事,然后总结道:“她的精湛的表演艺术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,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,人民群众喜爱她、赞扬她。美丽的春香,痴情的崔莺莺,坚贞的陈三两,千古传颂的孟姜女,追求进步的戴诤,英勇不屈的江姐,机智过人的阿庆嫂,还有那集骄娇二气于一身的金枝女……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,给人们带来了真的感召、善的呼唤、美的享受。她一生都在创造美、传播美,人们把这种美好的感受珍藏在心里,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她的无字之碑。”

赵继性先生真诚地热爱着呼和浩特的历史、文化,真诚地热爱着本土的戏剧及表演艺术家,用真诚的情感凝聚成这本书,让读者在阅读中不禁为之动容,与他一起感受到强烈的共鸣。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把全书的结构安排得严谨周全,各个章节之间衔接紧密,逻辑清晰,层层递进,步步深入,引导读者深入主题,受到作者独到见解的启迪。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赵继性先生创作本书时,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特色,做到了文字干净、简洁、自然流畅,修辞没有做作的地方,没有雕琢粉饰的痕迹,坚持艺术追求,让现实与梦想、欢愉与感伤、粗疏与精致、平实与唯美、通俗与诗意的审美风格在新时代文学中融会贯通,唤起读者的审美期待,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,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。

赵继性先生在书后写的书跋,其实是一封感谢信,承载着他真诚的感激之情。他写出了本书所引用过的书籍和资料,并对向他提供过资料的个人及单位表示感谢。还对“提供有关人事线索和口述的当事人”,以及帮助和支持写作的个人和部门表示感谢。他在书中多次引用师友贾勋先生发表于报刊的文史随笔,为此他表示由衷的谢意!他还多次引用刘映元先生的著述,为此他表示深切怀念这位文艺界的老前辈!

出书不忘本,反映出赵继性先生高尚的人品,他还在书中表现出正确的人文追求,他又有着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,他今后还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,我们期待着!

